



Shui Tiao De Shui
谁挑的水

王欣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挑水

王欣 著

范生福插图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誰挑的水

王欣著

范生福插图

*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2 3/4印張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3,000

統一書號: R 10056·238

定價(3)一角九分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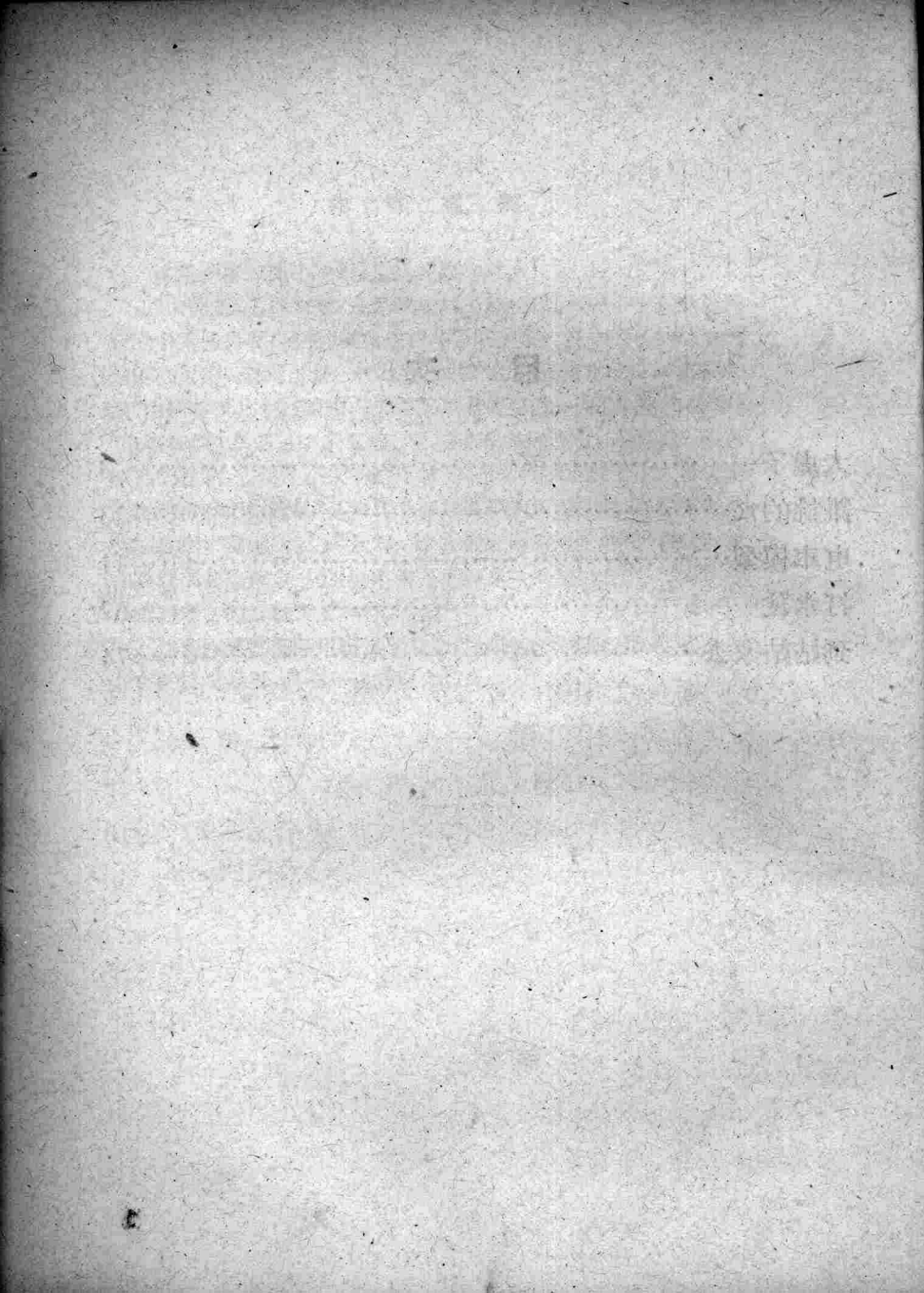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，包括五篇文章。

“大虎子”这篇文章，是反映农村公社化以后，一个少先队员同家庭中某些自私自利的现象进行斗争的故事；从大虎子的纯洁无瑕的心灵中，看到了新一代儿童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成长；“誰挑的水”中描写了几个红领巾与敬老院里老爷爷的一段有趣的故事；“电車模型”是通过小宋在制作电車模型的过程中，与哥哥一段戏剧性的糾葛，表现了小宋的钻研精神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创造性的劳动；“打水仗”是写几个少先队员的大公无私、爱护历史文物的故事；“到姑姑家去”是写一个在劳动中获得三等奖的春林，想在表妹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绩，可是表妹在大跃进中获得一等奖，并且很谦虚。因此教育了春林。

作者在这些作品里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形象，反映了少年儿童优良品质，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目 次

大虎子.....	3
誰挑的水.....	23
電車模型.....	41
打水仗.....	62
到姑姑家去.....	74



大虎子

早晨，大虎子悄悄地在后院調黃泥，学着娘揉面的样子，把泥弄得又細滑又均匀，預备团成几个光滑的泥团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大虎子照例不去学校，但他并不感到輕松，倒盼着这一天赶快过去。星期天是誰发明出来的？叫人家在家里悶一天有什么好处？在学校里和同伴們一起又学习，又劳动，多么痛快！他真想批評这“发明家”一頓。今天一大早娘又給他下了道命令：哪里也不准去，留在家里翻院子的地，准备将来种菜上集卖。瞧，多倒霉啊！

他拿起块泥团，熟練地捏呀捏地，捏成个又好看又端正的泥窝窝头。家里靜悄悄地，只传来前院娘的喚鸡声。

大虎子！——娘扯着长腔喊起来。

他連忙捏好第二个，接着又去捏第三个……又把做好的泥窝窝头藏起，用砖头挡住。然后搓着手，走到娘跟前，不高兴地问：“娘！叫我干什么？”

娘看見他的两只泥手，气得一把抓住他，拉到脸盆前，給他舀上瓢水，命令着：“洗！快給我洗。十来岁啦，也不算

小了。你看看人家小明的衣裳，穿三四个月还崭新。再看看你自己，泥猴子一样。再不听話，我就叫你吃泥、穿泥、喝泥！”娘心疼大虎子这套剛上身的学生服，气得直喘气。

大虎子不慌不忙地玩着脸盆里的水，就象娘不是在說他一样。

他想：反正娘經常說話不算数。今天謊他說：只要好好上学，就給他做个新書包；明天又說只要他不再玩泥，就进城給他买副皮手套；后天又許另一个愿，一年到头不知許多少。可爹不許什么愿，說話算数。前几天爹来信說：“該給大虎子做套新衣裳了！”过不几天，就当真托人从公社縫紉組拿来一套蓝学生服。可爹若是生了气，那也是說話算数，所以大虎子最听爹的話。

洗过手，娘塞給大虎子个包袱，說：“快去領吧！肚子餓了！”大虎子不高兴地撇着嘴說：“又叫人家到食堂去領！我不去。”娘气得用指头点着他的前額說：“今天吃豆沙包！干这点事都不肯，真懶出样来啦！看我不写信告訴你爹！”

大虎子不想去食堂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可是提到給爹写信，他可得要考虑一下。娘才識几个字，当然还写不成信。但万一她找別人写呢？爹剛到五十多里外一个公社的农业大学請去教种棉花，若接到娘的信，一定会生气，因为他不了解“情况”。一生气就会完不成教課任务，等到情况了解清楚也就晚啦！所以大虎子只好乖乖地拿着包袱走了。

“快点回来呀！别貪玩。”娘囑咐着，可是大虎子早已跑沒影儿了。娘叹了口气說：“沒法治啊！走沒个走样，坐沒个坐相，真气煞人！”

大虎子剛出門，就碰見秋生。秋生是个力气很大、个儿挺高的孩子，游水快，爬树高。大虎子最佩服他，但他却很瞧不起大虎子。論岁数，秋生只比大虎子大两个月，虛岁都是十二。不过大虎子是七月的生日，按照选举年齡一算，就成了十岁。秋生是五月生日，算来算去就比大虎子大了一岁。大虎子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冤枉。秋生却喜欢得不得了，也自以为是地有些瞧不起大虎子这个“小孩子”。

秋生看見他，很神祕地說：“有件重要事！你敢不敢做？不許告訴別人的事。”

大虎子怀疑地問：“什么事，眞事还是假事？”大虎子所以犯疑，是因为有过一次，秋生指着街头牆上一个小洞說里面有麻雀，叫他看住別飞了。秋生說回家拿鑷子夹麻雀，一去就沒影儿啦！害得他象傻瓜似地白等了半天，結果洞里什么也沒有，却爬出个大土鳖来！

“我要騙人我是小狗！”秋生着急地說，“你伸长耳朵我告訴你！社长叫来祥叔到县里赶小猪，他沒空去，咱們要求赶去！”

“赶小猪？！”大虎子兴奋得瞪大了眼睛。

“社长說小猪是从东北运来的，能长很大，一头頂五

头！”秋生急急忙忙地說。

“赶回来吃它嗎？”大虎子觉得怪难过的。

“不吃，叫它們生小猪！社长說它們是……优良品种。你想去不去？”秋生被这些“打破砂鍋問到底”的問話問煩了，很瞧不起地說：“沒你我們也能去，我和連生、秀云一块去！”

“去，我去！現在就走嘛！我戴草帽去。”大虎子回头就往家跑。

秋生急忙喊住他：“来祥叔還沒答应咱們呢！你这样冒失，趁早別去啦！”

“找他去，跟他纏磨！”大虎子出着主意。

两个孩子兴冲冲地找到来祥叔，他正在給牲口洗鮮草。他是飼养队的負責人。秋生說：“大叔，讓我們去赶小猪吧！我們一会就能赶回来。”

来祥叔笑了：“这又不是放馬，你想把小猪累死！”

大虎子說：“讓我們去吧，我們把小猪背回来也行。”

秋生瞪了他一眼，意思說：“不会說話，別乱插嘴！”

来祥叔喜得张开嘴笑道：“可叫我笑死啦！你們这两小鬼头哪里是去赶小猪，是想进城玩哪，哄不了我！”

急得他們一齐說：“不是，我們是真心去的！”

来祥叔乐啦，說：“好，每人帮我割担草，就讓你們去！”

大虎子說：“大叔，你說話可得算数。”

“算数。”来祥叔随便应着。他認為孩子們一定不去割，这样可以打发走他們，省得老在这里罗嗦。

他們都信以为真地走了。

来到街口，大虎子忽然記起自己的“任务”，說：“我得去領飯，你先找家伙去吧！”說完飞似地跑进食堂，排在队伍后面。豆沙包的香气迎面扑来。他肚里盘算着：要是馬上吃飯，割一担草保証行。好容易輪到他了，发飯的赵大爷忽然睜大了眼問他：“你家怎么吃得这样快！十个豆沙包，一人五个，光吃也得五分鐘。你們倒好，这个剛領走，那个又来啦！”人們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十个豆沙包！”大虎子不明白地还催着赵大爷。

旁人这才告訴他，他娘沒找到他，自己来領走了。他一陣臉紅，低着头对赵大爷說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可不是故意多領！”

赵大爷放开嗓門大笑起来：“啊呀，人不大嘴倒厉害。知道你不是冒領，要不早貼你的大字报啦！”

大虎子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拖拉着包袱走了。听到“冒領”两字，他就覺得耳朵根发炸。每次他来領过飯后，娘总是再来一趟，說他領飯沒个数，老領得不够吃的，又領点回去。明明吃不了也要来領。人們就背地給她起了个外号叫“吃不够”。大虎子后来也知道了，这使他非常难过，但又不敢讓娘知道。娘把剩窝窝头都放在門后的小坛里，准备霉了将来做酱。大虎子給娘提意見，娘就說：“小孩家，少管閑

事！”他回到家里，娘一見他就說开了腔：“放着香噴噴的包子不領，又上哪里野來！”他沒說話，娘也沒再說。娘儿俩開始吃飯。

吃了一會，大虎子鼓起勇氣說：“娘，今天別再去領啦！我吃兩個就夠了。”娘沒理他，不聲不響地出去了。過一會，又帶回個熱騰騰的窩窩頭來。大虎子看見，覺得心象被人揪了一把，通地一跳。他真替娘害羞，臉上火燒火燒的，生氣地說：“你又去領！”娘說：“小孩家少管閑事！”大虎子說：“這不是閑事，你浪費糧食嘛！”娘氣得把筷子摔到桌上，咬着牙說：“俺不知哪輩子沒積福，攤上你这么個小冤家！我浪費，你節約，做了醬你一點也不吃！”

“我一輩子也不吃！”大虎子賭氣地嘟噥着。他決不對娘投降，她不對嘛！全公社的人都象她，一天得浪費多少糧食！

娘拿起窩窩頭，拖出門后的小坛。大虎子緊張起來，乓！筷子掉在地上。娘在黑影里向坛里望望，便把窩窩頭放進去，將小坛放回原處。大虎子裝做沒看見，拾起筷子繼續吃飯。

吃過飯，趁娘在前院水缸旁洗碗，大虎子象貓一樣溜到后院，拿出剛才藏在磚頭后面的泥窩窩頭，飛快地走到小坛旁邊，把娘剛放進坛子里還冒熱氣的窩窩頭拿了出來，把他早晨做的兩個又光又滑的泥窩窩頭放了進去。這時，娘忽

然进来了。他假装做捉墙上的苍蝇。娘說：“你老实点不行嗎，一个苍蝇也碍你事！”他不服气地說：“当然碍事，除四害嘛！”娘沒法地說：“我管不了你啦！非給你爹写信不行，教他回来整你！”大虎子不服气地心里嘀咕着：要是爹知道窝窝头的事，还不知該誰挨整呢！

娘洗淨碗，抗起鋤头要下地。大虎子說：“娘，你鎖門，我也走，割草去！”

“干嘛去？好容易有个星期天，还不在家翻地、看書。”娘生气地嚷着。她总是忘不了这点地，自从公社成立，取消了自留地，她老觉着很不得劲，还希望种点菜，养鸡下些蛋，到集上去做点小买卖。干活不太积极。

“我和秋生約好啦！我們是給牲口割草去！”大虎子坚持着，拿着镰刀搶在娘前头出了門。娘只好回去鎖門，看着結实干淨的院子又叹了口气。

大虎子一口气跑到食堂，先踮着脚从窗口向里望望，見沒人，迅速地将怀里的窝窝头放到窝窝头筐里，然后飞跑着去找秋生。他象丢下一件重大的心事，跑得輕快极了，仿佛胳膊窝下突然生出一对翅膀。

他同秋生找着連生、秀云，拿着镰刀、扁担、繩子下了河崖。不一会，从綠茸茸的河崖下传来了他們的歌声，

我們是公社未来的小社員！

公社是我們的大花園，
我們愛護它，
象愛護自己的眼睛一般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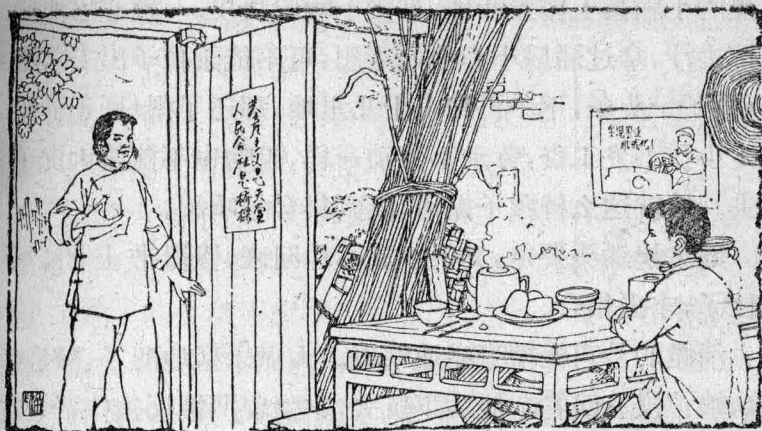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講故事。鐮刀在炎熱的陽光下閃爍發光。他們越割越有勁，身後留下了一堆堆散發着香氣的嫩草。

晌午，他們每人擔着一大擔草去找來祥叔叔。秋生老遠就喊：“大叔，這該讓我們去啦！”大虎子說：“大叔說話算數，一定不會賴，對嗎，大叔？”

來祥叔沒想到孩子們真去割草，高興得直笑。又實在抽不出人去趕小豬，便答應了。他給孩子們寫好介紹信，又囑咐了許多話，才放孩子們走。

孩子們約定在大人們下地的时候会齊出發。

大虎子回到家，娘已領來飯，正等着他吃呢！勞動了半天，加上心里高興，一口氣就吃了兩個窩窩頭，累得滿身是汗。當他拿第三個的時候，猛然想起件事，手縮了回來。他怕娘見他吃這麼凶，更有理由再去領飯。抬頭一看，娘不見啦。他正楞着，娘用手托着兩個窩窩頭從外面回來，興沖沖地說：“吃吧，孩子！吃飽了長力氣。”可是大虎子心里一氣就飽啦！再能吃，也不能一口氣吃五個窩窩頭啊！他暗暗埋怨着自己為什麼吃得這樣快。他一口也吃不下去了。娘



便把两个窝窝头送进了小坛。等会儿，大虎子瞅个空，又把这两个窝窝头拿出来，偷偷送回了食堂，也没再往小坛里放泥窝窝头，因为早晨多放了一个。

天上沒一絲云彩，圓圓的太陽象火盆似地烤着地面。沒有風，一只蟬懶洋洋地叫起來。大虎子打個飽嗝，覺得眼皮發重，想去睡覺，告訴娘說：

“娘，你走的時候叫醒我！”

“又干嘛去，大熱天也要到處跑！”娘問。

“我們上縣城，去趕小豬。”大虎子倒在炕上迷迷糊糊地說。

“別去！這麼毒的日頭，不把你晒死！”娘生氣地說。

可是大虎子聽不見了。娘進去看時，他已經睡熟了。

紅黑的小臉蛋上挂着汗珠，鼻梁上晒脫塊皮。娘心疼地給他擦去汗，拿過蒲扇小心地搨着想：可不能讓孩子出去瞎跑啦！晒了一頭午，下午再跑上十幾里地，那還了得！反正社里規定小孩不發工資，勞動不勞動一樣，說啥也不能讓大虎子出去。她就這麼替孩子搨着，直到集合號響起。

她拿起鋤頭要走，又很不放心地回來，慢慢帶上門，反鎖住了，才去集合。

清脆的號聲繼續嘹亮地響着。大虎子猛地醒了，喊道：“娘，娘！”沒有回答。他跳下炕去，才發現門被反鎖住，氣得搖着門門大喊：“開門哪！開門哪！”但是沒人答話。他明白叫也沒用了，靜下心看着屋里的每條隙縫，想着出去的方法。

“大虎子！快走啊，你不出來我們走啦！”秋生他們在門外喊着。

“我怎麼走法，你們沒長眼嗎！”大虎子氣得快哭啦！

“怎麼回事？”孩子跑到屋門前，莫名其妙地問。

“娘不讓去，把我鎖起來啦！”大虎子帶着哭腔說。

“真沒用處！”秋生更加瞧不起大虎子了。但又很可憐自己的朋友，不能讓大虎子在屋里關到晚上啊！他圍着屋轉了一圈又一圈，到處找大虎子能出來的地方。孩子們都在動腦筋。

年紀最小的秀雲說：“你娘真不好，你應該教育她。”

大虎子听了，心里說：“教育，我还不知道教育！你来試一下，一天不被关在屋里三次才怪呢！”

沒找到出口，秋生失望地說：“完啦！你在屋里睡覺吧！”孩子們急得咬着指头，使劲地想着办法。

忽然大虎子惊喜地叫出来：“秋生，我要从門下那空框里爬出来！”只听得大虎子拉开几块砖头，又听得門板一陣响，大虎子的头从下面框框里探出来了。“我爬出来，你們要帮着拉。”“好，不用怕！”孩子們說。

好容易大虎子爬出来了，孩子們才放了心，七嘴八舌地批評着大虎子的娘：

“不讓大虎子給公社办事，这是什么思想！”

“耽誤了工作怎么办？”……

大虎子覺得臉上热辣辣的，心里很难过，下定决心要同娘作一次严肃的“談話”。他迭好砖說：“走啊！”領头出了大門。現在，他的决心更大了。他想：娘实在太不爱护公社，他应当更加劲地“工作”，为她补上这个过錯。但他也不愿听到更多的議論娘的話，若是他們知道了窩窩头的事，誰知道会說出些什么話来呢！

秋生皺着眉头看看渾身是土的大虎子，真有点不愿跟这样一位“沒本事的朋友”进城。他怕大虎子会給大家添麻煩。但看到大虎子正很难过，便把到了嘴边的話又咽回肚里，拿起赶猪鞭清脆地甩了个响鞭。赶猪鞭梢很粗，甩响很